

批點
世說新語

文 621
337.4



五

世說新語

賞譽下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

中無宿物

赤玉庾統小字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

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清致

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

思理幼為舅

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

道盡蓋田簡
文妙於言乃
爾



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筆瓢陋巷不求

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

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適成殊不易中興

書曰萬才器雋秀善自銜矚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

惇字思俊陳留人僕射彪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七

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

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

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亦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

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

鯁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

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

不起、以卜江左興亡

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

任登宰輔、相溫有平蜀洛之勳、擅彊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晉安帝紀曰、義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相公司馬

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相溫

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

相詣

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相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

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

悅子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

鄉選反違之邪

相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

温集載其平洛

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遥集云清暘似達或云尚

自然令上

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相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

温時在相姑孰

公遥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此一字連其人名如詭如謚更有高簡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

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

孫興公為庾公叅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

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

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

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

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

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其交友甚相知賞也

此亦古人所未道

瘦言自佳沐浴何物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

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

王濛恒尋遁遇祇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眾僧向高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

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稽叔夜琴賦也劉惔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

中丞弟邊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

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

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

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眾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

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

弟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

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

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

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

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

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

十二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

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

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惓諫敘曰神

猶淵鏡言必珠玉

相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

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

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未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

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

陰臨流映壑也

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

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為臨

王氏譜曰

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

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

字修載琅邪人荆州刺史廡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修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謝按

尚年長於憐神穎夙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

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續晉陽秋

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繁繁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郝嘉賓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郎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

足自生活郎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

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携幼釋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

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

此威儀韻度之則一見而

不可解亦不
是取

雖暮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
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
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何充字次道、飲

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
修齡王胡之字

何等語

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傲朗、
晉諸

一字是為一
字是德

公贊曰、祖約少有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王濛別傳曰、濛性和

曠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語林曰、敬仁有異才、

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鏃、說去正
是病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

忘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茗柯不可解
五字最妙

大道之極昏
、默、

言如茗之

柯小寔非
外博而中

虛也

亦文不知未

惡言事謝公

、了、通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柯一作拓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

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

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

不諳堪是何

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

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

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

允壻

岳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哉哉王侯

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

中興書曰洽於公子

中最知名與穎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吳錄士林曰吳郡有

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述雖簡

許培山此千古以生

註駁是

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

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

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義

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

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鄰賞

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

此語疑勸

素勿友殷

足下勿以開美求之

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

生開美度

退有儒者之風

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

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謝

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况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

不言劉尹而
言子敬甚妙
不說真長說
子敬晉語高
之
此等語不佳

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鄴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

王神意閑曠、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

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雖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

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巴巴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

身最得、身正自調曠、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曠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

復惜惜竟夕

謝公自知

語不足道而

神情自近愈

見其真

以其言已

得當故襟

懷自暢爾

相佞

范豫州謂王荊州、范甯王枕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

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曠

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

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

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

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

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瞻既至天錫

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

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

疑隙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勦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悵謂忱為構已也

名流自別

言因物像此而想其精神也

佳可似賦

羅、佷語

正是刺記

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

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

羅清疎恭正亮沈烈忱通明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

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

為煩

世說卷五

賞譽

十二

世說之作云
左識鑿品藻
而種耳餘備
門類不待不
有六不尽然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

能定先後、蔡伯喈

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

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疆於犯

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

張璠漢紀曰、時人為

之語曰、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

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暘、荀緄、朱寓、魏朗、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

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紮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

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閭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

不捷急爰化
語即駁馬所
致亦必此

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
績共為交友仕至鬱林太守年三十二而卒
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而為

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

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

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

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

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

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
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

頰頰吐屑吻自
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

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

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

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

稱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
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

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
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

有懷其人

仗字作伏

後兩語正自
推尊武侯

亦似得之但
未及其正骨
耳

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
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
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
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
但欲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
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
通雅博暘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

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

荀靖方陳譙

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

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
問汝南許章爽與靜執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
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
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
荀爽方陳紀

荀彧方陳羣

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彧為人英偉折節待

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
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荀

顓方陳泰

晉諸公贊曰顓字景倩彧之子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

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爲
一代之制、轉太尉、爲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
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
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
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
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
也、名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
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
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
方王導、裴頌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
與裴頌樂廣友善、遣見之、頌性弘方、愛喬之有

世說意已定
樂優於裴

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
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
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竝爲後

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
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
爲裴頌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
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
人、祖瑾、樂安長、父魁、魏洛陽令
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

或作太鮮明

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

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

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

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閻丘冲、荀綽兖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冲清平有

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絃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而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僭、至於白首、而清

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為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

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為人通亮、清識、為吏部郎、揚州刺史、齊王冏起義、隆

應檄、稽留為叅軍、王邃所殺、此三人、竝是高才、冲最先達、

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前、各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冲之虛貴、足先

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

不為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故王甫、一世龍門、見而推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故事

亦未可便謂不然

未嘗不自知觀註引書實之前駁語似非劉筆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

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

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敬以澄敦莫

已若也及澄喪敦敗鼓世譽如初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

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後度

若斯傲狠豈憚於周顛乎其言不然也

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日周顛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栢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

勝望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翻曾孫右光祿潭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潭而

至行過之歷吏部郎吳興王丞相嘗謂駿曰孔

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木

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

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

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

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

耳叔自福不及

世說卷五

品藻

六

兩語亦可觀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鑿周曰：鑿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郝。郝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

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

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入王故事曰：胡母輔

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顛、阿平故當最劣。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

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

此語度目中無王、目中無庾

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嗟，嶼。虞預

曰：嶠厚自封，植巖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

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

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

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

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

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

嶼巖猶今言，牙槎得休。

此不過江詩
大隱約

不過江卒
于渡江前
也

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
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敕時論以穎比鄧

伯道敕比温忠武議郎祭酒者也

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至

議郎年二十卒敕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

不須牽顛比

按顛死彌年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

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按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是綠珠
女弟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

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

冶故也

未詳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

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按諸書皆以謝鯤比

亮不聞周顛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王述猶盜故也

人、同

卜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不穢、尤惜財物、王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郝志性、儻亦同乎。

恐不及已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

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

充所暱庸雜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以此損名。

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

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

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譽之也、得上不足、以有尊謙卑何之意。

此言毀譽各半、疑是不滿意多。

此一條不小。

謂更勝耳

儻如北人

語甚有氣

劉尹大是輕

薄人

以此更高

已見

郗司空家有儻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

太宰鑒長子也淵靜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篤論

美

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儻傷其道理本

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儻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

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

善尺牘初荀勗馮統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已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

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

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

世說卷五

品藻

三

言其失重

註是

淺修

此不肯遜
又不取競
之辭
效於自誇

語類

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統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統間已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統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

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巳，與隸且知其若此，况

宣武之弘儁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

曰：故當以識通暗處。

選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相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相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何如。曰：溫潤恬和。

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

桓

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

世說卷

品藻

三

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
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
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
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
所與讓也

栢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竒進爾

邪栢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
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

鉞使入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栢曰
參朝政

矜而無味

此語能長人
拔價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爾

殷侯既廢栢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

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

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栢栢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

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巳
見謝氏譜曰奉

弟聘字弘遠歷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
彭祖會稽山陰

世說卷五

品藻

二四

人父儉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居然自勝言奉任天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栢元子箕子比干迹

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

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栢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栢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

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栢護軍亦在坐栢

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

衛虎栢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

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

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

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

謂皆勝之也

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

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相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

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

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

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

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

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亡

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

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

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

世說卷五

品藻

二六

樂令素著重名忽有此論然極是扶植世教語

非謙公問弘夜答那知許事

詔令不屬於持

人、有區別
正坐失士卒
情處可以為
戒

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雋才其談詠虛勝理會

所歸王濛略同而敘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中興書曰萬之為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眾入潁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眾之心北中郎郝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

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

不恨尚書太傅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

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

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

耳是非禦侮邪

世說卷

此皆語門人弟子之辭而同輩受之不恨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

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相公相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

爽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爽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爽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

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甚未可也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

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能多出有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

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

世說卷五

品藻

不甚可曉然可用似謂田宅所屯聚也

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任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魏書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名曰愉字休豫則次子山濤啟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

擬道

名士傳曰顛頽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

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

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

潤於林道

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

太尉父粲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

誰知二賢只

見謝公清潤耳

造勝是文譚
可厭
纏綿綸至可
觀

道王北中郎
恰得

似依其子而
堂林公

外貌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
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
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
才而誕縱多穢
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
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
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
亦不詣謝王於理之名也謝不徹王
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蘇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
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
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
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
相温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
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便是爭名

郝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亶亶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

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

道季此言亦殊有生氣

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曹蜎蜎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

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李志晉百

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官名李志晉百

曰志字温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而治但恐狐狸獠猥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懿則天下無姦民

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而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

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君家道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世說卷五

此註殊不似孝標定為後人極入

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謂不聞說庚
勝林耳
只是一句
便與上句同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理者羨曰此公
好舉宗本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

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成戎伶
朗達有雋木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
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此言亦非公
論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

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
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

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
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

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

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它日見獻

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

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

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

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憒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郝嘉賓書曰彥伯已

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

孝伯自私其祖未為公論畢竟劉勝王

足窺子敬狹中

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

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

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蔥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

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

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

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

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

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

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

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

高爵，嘗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

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

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侍郎。義熙初為侍中。

世說卷五 品藻 三四

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

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

鈔撮猶擬拾

亦自尊其父
其王中郎詎
可便勝

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

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

融、謂條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

軍勝、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但言勝、胡

之

相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

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

馬長史第七
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
叔獻之也
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相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
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

陽人祖遐父暘暘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

其美
莊子曰檀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相謙比殷仲文
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

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相玄時仲文入相於庭中望見

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

東方朔
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

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

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

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

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

本郭舍人事
附會東方生
以爲奇

恐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卽敕免罪。

史記滑稽傳曰

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談。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

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卽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

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

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

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

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

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暮已

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

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

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

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

人、朕所以好之、

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

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

乃是布風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

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世說卷五

何晏悅而不
釋差勝鄧颺
無救敗亡

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

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

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

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

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

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

衛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
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
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
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
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
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
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
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具草奏令太子
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
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叅軍知

名早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

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

遂死于几下故懼之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

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

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

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婦欲試

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非夫

但素不在錢
言錢何害

人性不同廉
貪不繫貧富

王隱此言非也如隱言王安豐豈貧於夷甫耶

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

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

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弟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

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窻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

一耐語摻

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

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

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

使自今已後日亡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敦切雅正皆此類也

又稱疾不朝鯤論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

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

此乃真名言

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
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
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
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
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
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
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
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
百何損於時
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

葛洪富民塘頌曰闔字敬
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

書曰闔晉陵內史甚
有威德轉至廷尉卿

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

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槌登聞

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

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
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邵吳中書令以忠
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
乘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賀曰

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

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

當爲及之張聞卽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
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

寫得如重可

敘得形狀如畫

冰衿二字未解

為爾盛注不難又看事如何、獨造無言

如此何遣從事為

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郝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

中興書曰

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反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

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

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

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而未期、亦欲盡所懷

願、公勿復談、郝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

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

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

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

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

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

為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眾就王舍、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

死、充將吳儒伏誅、

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

世說卷五

規箴

四十四

謂放火階亂
語稍不白

即此量亦自
可作司空

註是

清敏風檢澄峻累遷
振威太守吏部郎
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聞

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

必將有亂若為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郝鑒庾亮相繼夢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

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有人

請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

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

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

高魏武何如

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狷如此哉時若有斯言

亦傳聞者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為相

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相宣武從事

或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相溫臨州轉

參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

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相

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相

此規大有益
文道

不論有無故
實甚可發明

註駁是

言東亭雖
不惡那得
及王珉也

見半面病
狀也消息
所患令善
治疾

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間相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王帖鏗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

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雋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上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

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世說卷五

規箴

四十六

遠公在廬山中

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

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部印曰盧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記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已矣

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

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相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

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

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相道

恭玄之族也

相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

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

時為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

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慶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賈、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王大不平、其如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歟、歟、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為貴也、

相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

而止、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文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人餉魏武一栝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

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鰲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

雖經論註猶覺難解不知古人何見作此

以上四則皆
注祖之所以
可惜所以致
疑也傷哉

未見橋當斷
不當斷亦非
求酒多時也

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
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沂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邛、鄆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

寸、眾云、竝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
謂可為竹柺、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
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眾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柅、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

陽尹、帝令斷大柅、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

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

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柅、致帝怒、大
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
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
召諸公來、嶠至不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

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相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

多勁悍、號精兵、故相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

此等後人不
能亮也、哀哉

牋詣相、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

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

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

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

嘉賓入幕豈
得已哉、觀其
處父子間有
足取者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
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
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

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相、選、小字、中
興書曰、選字伯道

溫長子也、仕
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

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

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小夫之譚何
足言悟

風惠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竒愛之因晏在宮內

字形語勢皆稱奇事奇事

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魏略曰晏父蚤亡太

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鰥亦隨母在官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鄰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

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

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

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

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

孫、年並七歲、

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

二十、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

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

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

兒字作乃

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

復、幘兒云、已足、不須復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

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熨、故不須

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

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

晝動夜靜、

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

謝公出嘆曰、

不、不答而具

年歲與本集
矛盾

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相宣武薨相南郡年五歲服始除相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相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温弟也累因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

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

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

王敦楚語

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

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

於坐振袖而起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

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

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待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人入夾

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

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

自是可傳、
此者少

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
人。嘆。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

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

四則皆履仲
至此欲盡

以此後何請

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叅軍告朝

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

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

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檠腳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此

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

似謂檻致之
耳古言俗字
或有通用

惜其無成
洵其語矣未
見其人也

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
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兇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相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次襄陽、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灑威漢北也、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相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相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

敦雖敗猶今
人有餘畏相
溫所以歎為
可兒

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相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

溪刻雖不可知要是苦語

小名鎮惡遂能斷瘡第不知當時相溫媿此况不

可嘆

此溪刻自處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

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糲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鶩者仲子頓顙曰惡用此賜賜為哉後母殺鶩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賜賜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相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

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

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

為鎮惡郎嘗任宣武齊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

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

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

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

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

都下諸

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

如意挂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

吳錄

曰長沙相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

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於是

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

今載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無人司命之辭

續晉陽秋曰梁

相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

此復何足語人

以此場達可

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相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